

电影
戏剧文学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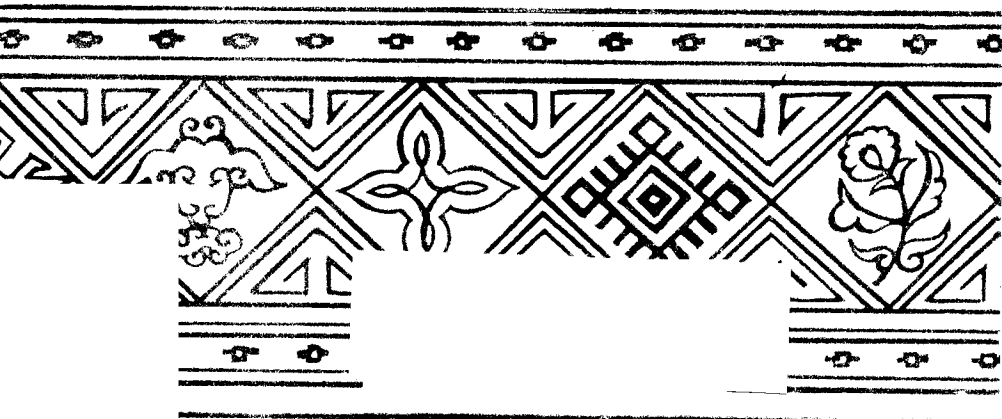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电影·戏剧文学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923205

电影·戏剧文学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48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3}{4}$ 插页2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400

书号 10019·3479

定价 1.95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检阅粉碎“四人帮”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册陆续出版发行。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祖国啊,母亲!.....[蒙古族] 玛拉沁夫 (3)

甜蜜的事业.....[壮族] 周民震 (109)

阿丽玛.....[蒙古族] 云照光 (180)

车水马龙.....[满族] 赵大年 (246)

陈毅市长(话剧)[回族] 沙叶新 (345)

望夫云(白剧)[白族] 杨明、张继成

[汉族] 陈 兴 (428)

赛吉和白吉(话剧)[藏族] 索朗次仁 (471)

带枪的新娘(歌剧)[满族] 关守中 (527)

雪中俏(话剧).....[朝鲜族] 朴应兆、洪成道 (612)

电 影 文 学

祖国啊，母亲！

〔蒙古族〕玛拉沁夫

序 幕

一九四五年，秋色如锦。

延安宝塔山上。

一个八路军青年干部，走在朝霞尽染的山路上，从他那急促的步伐、昂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激动而又急切的。

他老远看见宝塔下面站着一个人，就喊：“赵志民同志！”

那个人转过身来，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同志。他喊：“巴特尔！”

巴特尔：“我猜想你准是在这儿，快走！”

赵志民：“什么事？”

巴特尔：“领导上叫我们俩今天就出发！我把马都给你备好了！”

赵志民：“哈哈，看把你急的！”

巴特尔：“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展得这么快，谁心里不是一团火呀！”

他们望着山下的延安城，望着那九曲银波的延河水，每只眼睛都闪着惜别的深情。

“再见了，延安！”

浑厚的乐曲渐起、变强……

延河岸上，一队队八路军正高举红旗，奔赴前方……

延河水在奔流……

延河水化成黄河的汹涌怒涛，黄河两岸，一队队八路军的步兵、炮兵、骑兵在挺进，挺进！

巴特尔、赵志民驰行在胜利挺进的八路军骑兵队伍中……

巴特尔、赵志民通过炮火连天的阵地，来到山南军分区司令部。

巴特尔、赵志民在接受山南军分区首长的工作指示，隐约可闻炮声。

康政委：“巴特尔同志，这一次赵志民同志跟你一起进入草原，我们相信，你们会把那里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巴特尔：“根据中央指示，今后跟过去一样，白音郭勒草原的工作，要在山南地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山南地区与白音郭勒草原相毗连，但你们那里毕竟是个独立作战单位。”康政委走过去推开窗户，望着远方腾起的硝烟，听着愈加猛烈的炮声，继续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形势，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还是继续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暗的旧中国？就你们的任务而言，同样也是要解决一个内蒙古向何处去、白音郭勒草原向何处去的问题。”

赵志民：“从延安出发前，我们也听到一些白音郭勒草原的斗争情况。”

康政委：“那里的萨木腾王爷，从日本投降后就跟国民党反

动派勾结，现在又正在策划所谓独立运动，妄图破坏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和蓬勃发展的人民解放事业。”

巴特尔：“我们必须粉碎这个阴谋活动！”

康政委：“所以说，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到那里以后，你们要坚决贯彻党的‘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和兄弟民族中少数反动上层人物的阴谋活动。”

巴特尔有力地：“把内蒙古建设成未来新中国北部边疆的钢铁长城！”

这时，康政委转向赵志民，亲切地看了看他，说：“赵志民同志，很不凑巧，我们刚刚派梁大夫到城里买药品去了。要不，你等一等她，过两天再走吧！”

赵志民：“康政委，你还不知道吗，抗战八年，我跟她分开两地工作了七年？不等她了，我还是跟巴特尔同志一起进入草原！”

第 一 章

巴特尔和赵志民，骑着马出现在乌云翻滚的白音郭勒草原上。

赵志民仰起头，望了望天空：“我们正赶上这场风暴啦！”

巴特尔自信地：“这才好呢！只有经过暴风雨的吹淋，草原的鲜花才会更加艳丽。”

赵志民：“说得好！”

他们走上了一座丘陵，居高临下，一望无际。

巴特尔：“这就是我的家乡，白音郭勒草原！”

乌云密布的草原一望无际，远处，有一片庙宇式的砖瓦建筑群。

此刻，那里车来马去，进进出出，一队接着一队，一片忙碌景象。

巴特尔指着那里说道：“那就是王爷府。”

赵志民：“喝！看来萨木腾王爷确实很忙啊！”

“但是，从现在起，白音郭勒草原的风向，将从这里刮起！”巴特尔向离王府不远的西沙梁上，有力地挥了一下手。

赵志民向西沙梁看去，那里布满破旧发黑的蒙古包。

巴特尔：“这一带是我们奴隶和穷苦牧民居住的地方！”

赵志民：“同一块草原上，有如此鲜明对比的两个世界！……这就是说，咱们应当往这一面走，对吧？”

二人大笑着，策马向那破旧的蒙古包群的方向奔去。

不一会儿，他们看见在前面丘陵那条羊肠小道上，有一位穿着破旧长袍、银发蓬松的老太太，迎着狂风，正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迈动着脚步……她走上丘陵，便停下来，面向西南方向默然眺望，眺望……

赵志民：“这位老人在干什么呢？”

巴特尔望了一眼，语调沉重地回答说：“你看，那条小路一直通向她家的蒙古包，也许就是她老人家踩出来的。这样的老人，常常是由于思念和盼望远离的亲人而长年地这样奔走、了望，了望、奔走……”

赵志民：“我们要帮助这些苦难老人见到他们自己的亲人！”

巴特尔认出那位老人来了，猛然说：“啊？是她老人家？”他跳下马，朝那位老人边跑边喊：“娜布琪‘额吉’！”

那位老人听见喊声，转身问：“谁？”

巴特尔跑到近处：“您不认识我了吗？”

娜布琪老人：“你是……？”

巴特尔只是跟从前一样习惯地亲切地喊了声：“额吉！”

老人惊愕。

巴特尔又喊：“娜布琪‘额吉民’！”

老人：“啊？你是巴特尔？”

巴特尔：“额吉！”

娜布琪手中的佛珠陡然落地，她几乎要晕倒了。

巴特尔急奔过去，亲切地搀扶老人……

在王府的客厅中，王爷的总管嘎拉桑正在指挥众奴隶摆设酒席。

忽然传来扑通一声，嘎拉桑转身看去，见珊丹倒在地上，大怒，抡起黑蟒皮鞭，向她乱抽。几个女奴不忍看下去，围上前去搀扶珊丹，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说：“她连累带饿昏倒了。”

嘎拉桑：“拖出去！”

众女奴搀扶珊丹，走出客厅。

珊丹在众伴的搀扶下走进自己住的那间低矮潮湿的小房里，便倒在铺满一地的干草上。

女伴甲问：“珊丹，你这儿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吗？”

珊丹有气无力地指了一下放在干草铺上的几根羊骨头。

女伴乙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粮递到珊丹手里，说：“别啃那个了，我这儿还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块干粮，给！”

珊丹感激地接过干粮，说：“你们快去吧，不然又得挨打……”

众伴含泪退出。

珊丹鞭伤疼痛，口渴。她费力地爬到墙角，捧起破水罐喝口水，随后半靠在墙上，从窗外斜射进来的微弱月色中，看见对面墙上挂着的那条黑皮蛇一般的马鞭子，她哭了，哭得那么痛心。

（画外音）：“巴特尔，这么多年了，你在哪儿啊？”

“噶噶噶”！突然有人敲门。

她坐起，擦泪，倾听。

娜琪：“珊丹，快开门！”

“啊！娜布琪‘额吉’！”

她忙爬起来开门，将老人引进屋里，又把门关上，急问：

“您怎么闯进王府来的？”

娜布琪：“我是叫老更信哈达领进来的。啊，又挨打了？”

珊丹低头，不语。

娜布琪替她擦着泪说：“走，快跟我回去！”

珊丹：“出了什么事？”

娜布琪：“巴特尔回来了！”

珊丹：“什么？……”

娜布琪：“你日夜想念的巴特尔回来了！”老人那干枯的双眼中，闪出喜悦的泪花。

珊丹悲喜交加，热泪夺眶而出。

娜布琪：“这是哭的事情吗？孩子，你从这个地狱里逃脱出去的日子来到了！”

珊丹搀扶着娜布琪老人，走出屋门，停步，观察动静。不远处，老更信哈达向她们暗作手势，她们尾随老更信，从一个昏暗的甬道匆匆走过……

摆满酒席的王府客厅中，坐满了各旗王公贵族、官僚牧主和他们的一群智囊谋士们。

萨木腾起身致辞：“今天，在此动乱之秋，各位能够响应我萨木腾的邀请，不辞辛劳前来商议民族存亡之大计，使我感到万分欣慰！日本投降以后，整个中国处于混乱之中，国共两党你争我夺，自顾不暇，完全无力顾及边疆塞外。我们蒙古人，应当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宣布独立，迈出我们民族的历史性的关键一步！”

珊丹和娜布琪老人，在黑夜的荒原上急行……

娜布琪老人的蒙古包里。

赵志民在油灯下写着什么。

巴特尔坐在“吐拉克”炉旁，往炉中添着干牛粪。炉火融融，把他的脸照得通红。

奶茶开了，巴特尔用长勺搅茶。

赵志民停笔，问：“哎，你老是称呼娜布琪大娘是‘额吉’，或者‘额吉民’，是什么意思啊？”

巴特尔：“在我们蒙古话里，额吉就是妈妈，额吉民，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赵志民马上在本上记下来，轻声念叨着：“额吉，是妈妈；额吉民，是我亲爱的妈妈。”

巴特尔：“你学蒙语真积极。”

赵志民：“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今后长期在草原上工作，就得学习蒙族语言哪。”

巴特尔：“你想得真长远。”

赵志民：“这是向你学习来的。你在延安时，为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也刻苦学习过汉文汉语吗？”

正在这时，包门开了。珊丹和娜布琪老人，出现在门口。

巴特尔看见她们，在惊喜中极力控制着感情，慢慢站了起来，顿了半天才唤出一声：“珊丹！”

珊丹却与他截然不同，她那久积心头的感情，象脱缰的奔马，如决堤的狂涛，一下子迸发出来，猛扑过去，倒在巴特尔的怀中，放声哭了起来。

王府客厅的宴会还在进行。

额旗的协理正在讲话，他光秃脑袋，又矮又胖，一看就知道是个圆滑透顶的人。他摇头晃脑地说道：“独立、独立，谈何容易！不错，当前局势确实动荡不定，但是在没有看准国共两党谁胜谁负的情况下，得罪了哪一方都是后患无穷！人常说，再聪明的人，也猜不出哪块云彩先下雨。”

萨木腾：“协理！你的意思是——”

协理伸出两个手指：“两个字，静观。”

众：“静观？”

额旗的一个以少壮派自居的伪官僚站起，断然反驳：“静观就等于坐失良机！”

萨木腾：“对！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决不能优柔寡断，坐失良机。我们必须全力奋斗，给自己民族找一条出路！”

协理：“但我请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是个弱小的民族！有如一条小船，在大海中航行，它不宜单独开辟航线而冒沉没的危险，它应善于在各条巨轮的航线中间巧妙穿梭，既保安全，又能顺利

到达彼岸。”

少壮派：“协理大人，您那个办法，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它时刻都有与任何一条巨轮相撞而沉没的危险！既然我们承认自己是一条小船，那为什么不干脆限定一条巨轮走呢？”

萨木腾：“你想跟哪条大船走？”

少壮派：“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王公贵族和官吏牧主，一句话，我们大家是统治者和富有的人，自不待言，我们当然要跟同样是统治者和富有的人掌舵的那条大船走！”

这时从旁边一桌上蓦然站起一个人来，提出质问：“你是说要跟国民党走，对吗？”

少壮派看了看那个人，好象在问：“他是谁呀？”

萨木腾看出他的意思，便介绍道：“在座的有的可能不认识，这位是我的二弟，乌力吐公爷。”

少壮派：“公爷！如果从国共两党中二者必选其一，那我们只有跟国民党走。”

乌力吐：“共产党我不了解，但是日本投降以后，我亲眼看见国民党在城里一次集体屠杀蒙族青年竟有二百人之多！真是触目惊心！我愿意奉告各位：那条大船，不怎么样！”

萨木腾：“权衡走哪条道路的利弊得失，不能着眼于一时一事，最重要的是看它能不能保护我们的利益！”

坐在萨木腾旁边的是伊旗的老王爷，他已老朽不堪，连句话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一听到“我们的利益”几个字，他摇头晃脑，鸣哇乱叫，口水从唇边直往下淌。

这时从老王爷背后站起一个贴身谋士，他好象是会翻译老王爷那种鸣哇语言似的，说道：“我们老王爷的意思是，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党呀，什么国呀，只要叫咱们这些人过去当王公协理